

# 潮州方言的「正音」與新文讀層次\*

張 堅\*\*

## 摘 要

在十九世紀中後期西方傳教士和本地文人編著的文獻中，都有關於潮州方言書面語讀書音「正音」的紀錄。本文考察這類「正音」的使用範圍及習得方法，利用這些材料考證潮州方言「正音」的音系及其性質，指出明代戲曲官話的推廣及在清代「正音運動」的影響下，潮州方言與權威方言接觸而形成了與福建本土閩南方言有別的新文讀層次。

關鍵詞：潮州方言、「正音」、新文讀層次、羅馬字語料

## 一、前 言

十九世紀中後期，爲了傳播基督福音，西方傳教士在曼谷、新加坡等地學習潮州話，<sup>1</sup>隨後他們來到潮州府的開埠港口汕頭傳教。爲了方便

---

2017年9月27日收稿，2018年1月9日修訂完成，2018年7月10日通過刊登。

\*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一般項目「明末以來西方人創制的漢語羅馬字拼音方案研究」(13BYY103)、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17世紀以來域外文獻與閩南方言研究」(14CY004)的階段性成果並受翁洪武科研原創基金資助。初稿改寫自張堅「潮州方言文白異讀的消長變化及其歷史層次」(廈門:廈門大學碩士論文,2016)第二章,指導老師爲劉鎮發教授。本文部分內容曾宣讀於香港大學中文學院主辦,「二十一世紀的明清:新視角、新發現、新領域」國際學術研討會(2017.10.20-21,香港)。感謝(敬依筆畫排序)史皓元、吉川雅之、莊初升、許彬彬、張靜芬、曾南逸、楊秀芳、劉鎮發、錢奠香等諸位先生的指教。

\*\* 作者係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博士生。

1 十九世紀語境下的「潮州話」、「潮州方言」指流行於廣東省潮州府(今潮汕地區)一帶的閩南方言,並不同於今日所指較為明確的潮州市區方言。由於「潮汕」這

後來的傳教士更好地與當地民眾溝通，他們編寫了各種潮州方言字典、辭典和口語教材。這些標榜「汕頭話」（Swatow dialect）或「潮州話」（Tie-chiu dialect）的語料記錄了十九世紀粵東首府潮州府城的方言（徐宇航 2013）。在這些記錄潮州方言的語料中，有兩部字典因對當時潮州方言中一種特殊的讀書音「正音」的詳細紀錄而受到矚目：

- (1) John C. Gibson, *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86. (簡稱「Gibson (1886)」)
- (2) John Steele.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潮正兩音字集》).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09.  
又 John Steele.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潮正兩音字集》).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924.<sup>2</sup> (以上兩部簡稱「Steele (1909/1924)」)

以上兩部字典收錄了大量的漢字及其官話、方言讀音，收字數量遠超同時期的其他語料。這兩部字典都標注出一些字的「正音」讀法，而且標注的內容及方式（均是用特殊符號「(」標出所謂的「正音」) 高度一致。Steele (1909/1924) 的序言指出該書受 Gibson 的影響而編寫。對比兩部語料的收字情況以及編排體例，我們發現較晚出版的 Steele (1909/1924) 是對 Gibson (1886) 收錄的字按照潮州話音節及聲調重新編排增補而成。<sup>3</sup>

除了 Gibson (1886)、Steele (1909/1924) 兩部字典之外，另一部詞典 Fielde (1883: vii-xv) 的前言對《康熙字典》214 個部首（書中稱

---

一稱呼在十九世紀末尚未出現，且傳教士羅馬字語料的音系又以潮州府府城（今潮州市市區）口音為基礎，故本文討論的「潮州方言」指以清末府城口音為代表的粵東閩語。

2 作者所見的《潮正兩音字集》有 1909 年與 1924 年兩個版本，分別收藏於汕頭大學圖書館與臺灣大學圖書館，經仔細比對，1924 年版雖修正了初版的個別錯訛，但也帶來了一些新的印刷問題。以下徵引的語料參酌兩個版本，不另說明。

3 由於沒有親自看到 Steele (1909) 一書的扉頁，蔡香玉 (2008) 即把這兩本字典的編者錯當成同一個人。

之爲“jī-bó”「字母」) 讀音的紀錄, 也採用了「正音」注音。除了傳教士語料, 同一時期潮汕地區的本地方言韻書也有對「正音」零星的描寫與紀錄。如海陽人鄭昌時(今潮州市潮安區鳳塘鎮人)編寫的《韻學說隅》、饒平人張世珍(今汕頭市澄海區蓮華鎮人)編纂的《潮聲十五音》, 書中均對某些字音標注有「正音」字樣, 說明當時「正音」的流傳範圍甚廣, 涵蓋了整個潮汕地區。

以往對潮州方言文白異讀及層次研究鮮少注意到歷史語料對這類「正音」的紀錄。本文通過考察各類文獻特別是 Gibson (1886)、Steele (1909/1924) 兩部傳教士羅馬字語料對潮州方言「正音」的紀錄, 整理歸納出當時潮州方言「正音」音系並分析它的來源、性質以及所形成的新的音韻層次。

## 二、傳世文獻對潮州方言「正音」的記載

### (一) 「正音」的使用範圍

所有語料中對於「正音」問題的討論, 以 Gibson (1886) 最爲詳盡。蔡香玉 (2008)、徐宇航 (2015: 33-36) 均考察過 Gibson (1886) 一書序言對當時潮州方言「正音」(classical sound) 的描述。Gibson (1886: 7) 序言以「大學」一詞的文白異讀爲例, 列舉出潮州方言中的三種讀法:

- I. 俗音 / 口語音 (in colloquial) : Tōa-óh [tua<sup>3</sup> o<sup>2</sup>]
- II. 白音 / 普通讀音 (in ordinary reading) : Tāi-hák [ʔtai hak<sub>2</sub>]
- III. 正音 / 古典讀音 (in classical sound) : Tā-hiók [ʔta hiok<sub>2</sub>]

Gibson 指出, 以上三種讀音主要是功能和語體色彩的不同。其中, I 在本地又稱爲「白話土談」、「土話」或「俗話」, II 與 III 同屬書面語系統, 但 II 比較特殊, 相對於 I, II 顯得更「文」, 相對於 III 來看, II 又較「白」。II 又稱「白文」或普通讀書音, 它用於非正式地朗讀經典文本和其他書、信件、雜文、公告和所有的書面文件, III 主要用於古籍閱讀和某些專有名詞的讀法, 其他場合一般不會用到, 這種讀音被稱爲「正音」, 有時也叫「孔子正」或「官音」(徐宇航 2015: 34)。Fielde (1883:

191) 詞典也收錄了「正音」、「白音」、「官音」三個詞條。其中「正音」指「準確的讀音」(the correct pronunciation)，「白音」指「純文本的讀音」(the pronunciation as it is in plain text)；「官音」指「宮廷中官方語音」(the pronunciation as it is in the court dialect)。根據調查，這種特殊的讀書音僅用於文教領域和一些民間儀式上，例如讀書諷經、吟誦歌冊、潮劇唱詞、紅白喜事、道教科儀等，這些讀音常常帶有當時權威方言的特點。例如 III 中「大」字<sup>5</sup>ta 的讀音，在十九世紀其他語料中已非常罕見。Fielde (1883: 517) 詞典所收錄的詞語僅有「平高平大」、「高大」、「高長大漢」三條，<sup>5</sup>ta 的讀音在今天已經消失。

Gibson (1886: 6) 序言還討論《論語》〈學而〉「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一則的 II 「白音」和 III 「正音」兩種讀法。<sup>4</sup> 其中「正音」的讀法今天在潮汕地區已鮮有人知曉。「正音」的傳播方式不同於口語音，口語音一般是通過詞彙口耳相傳，「正音」通常是經過系統教習而習得的書面語字音，一般不在日常口語交流中使用。

除了 Gibson (1886) 與 Steele (1909/1924)，張世珍《潮聲十五音》也記錄了一些字的「正音」：

表一 Steele (1909/1924) 與《潮聲十五音》「正音」比較表

	二	肉	孝	茄	過	買	妹	朋	想	聽
Steele	<sup>5</sup> ɕu	ɕiok <sub>3</sub>	hiau <sup>o</sup>	<sub>3</sub> kia	ko <sup>o</sup>	<sup>5</sup> mai	mui <sup>o</sup>	p <sup>h</sup> oŋ	<sup>5</sup> siaŋ	t <sup>h</sup> eŋ
張世珍	ɕi <sup>3</sup>	ɕok <sub>3</sub>	<sub>3</sub> hiau	<sub>3</sub> kia	<sub>3</sub> ko	<sup>5</sup> bai	<sup>5</sup> mai	p <sup>h</sup> oŋ <sup>o</sup>	<sup>5</sup> siaŋ	t <sup>h</sup> eŋ <sup>o</sup>

以上僅羅列《潮聲十五音》中不同於傳教士所記載的「正音」。可以看到，同一個字在兩種材料中的不同讀音主要區別於音節的調和韻。從聲調來看，其中既有一個字分陰平與陽平、陰上與陽上、陰入與陽入的情況，也有分陰去與陽平、陽上與陽去的情況。其中既有可能是字音的來源有所不同所造成，也有可能是不同人對「正音」的理解有異所導

4 「正音」(“chìa<sup>n</sup>-im”) 的讀法為：Tsú iet, hiók zŭ sŭ sŭp tsŭ, put ék zuát hu? Íú phông tsŭ ién huang lâi, put èk lòk hu? 「白音」(“pèh-im”) 的讀法為：Tsú uat, hák zŭ sŭ sŭp tsŭ, put iā zuát hu? Ũ phông tsŭ ién hng lâi, put iā làk hu?。

致。例如，「聽」字在《廣韻》分別有「他丁」、「他定」兩個反切，兩種「正音」正分別體現了平聲、去聲這兩種不同的反切；「茄」字在《廣韻》有「求迦」、「古牙」兩個反切，讀<sub>2</sub>kia和<sub>1</sub>kia也分別切合這兩種讀音。又如從韻母來看，「肉」、「妹」字分別讀<sub>2</sub>ziok<sub>2</sub>、<sub>2</sub>mui<sup>2</sup>，與福建閩南方言廈門話的文讀音<sub>2</sub>liok<sub>2</sub>、<sub>2</sub>mũ<sup>2</sup>相同（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教研室 2003）；讀成<sub>2</sub>zok<sub>2</sub>、<sup>5</sup>mai的「正音」不見於閩南，有可能是更晚接觸的文讀音。

「正音」在聲韻調上往往沒有一個統一的標準。例如「病」字有<sub>2</sub>pē<sup>2</sup>/<sub>2</sub>peŋ<sup>2</sup>/<sub>pin</sub>相思病三種讀音，其中<sub>2</sub>peŋ<sup>2</sup>/<sub>pin</sub>相對於鼻化韻<sub>2</sub>pē<sup>2</sup>為文讀音，<sub>2</sub>peŋ<sup>2</sup>被標注為「正音」，事實上<sup>5</sup>pin更接近當時的官話音，但《潮聲十五音》標注<sub>2</sub>peŋ<sup>2</sup>為「正音」。從各種不同的語料來看，多有一個字不止一個「正音」的現象。例如：「二」<sup>5</sup>ɬu/ɬu<sup>2</sup>/ɬi<sup>2</sup>、「蠶」<sub>2</sub>ts<sup>h</sup>am/<sub>2</sub>t<sup>h</sup>ien、「塌」<sub>2</sub>t<sup>h</sup>ap<sub>2</sub>/tap<sub>2</sub>、「舊」<sub>2</sub>k<sup>h</sup>iu<sup>2</sup>/kiu<sup>2</sup>、「湊」<sub>2</sub>ts<sup>h</sup>au<sup>2</sup>/ts<sup>h</sup>u<sup>2</sup>、「母」<sup>5</sup>bu<sup>2</sup>/mo等。既然「正音」是正兒八經的「古典」、「傳統」讀音（classical reading），為何會出現這種一字多音的情況？

關於漢語史上的「正音」問題，耿振生（1992: 126）曾指出：

「正音」是文人學士心目中的標準音，它純粹是一種抽象的觀念，沒有一定的語音實體和它對應，因此，它只存在於理論上，而不存在於實際生活中。「正音」觀念在讀書人中普遍存在，很多等韻作者專把正音作為著書的出發點。然而這個觀念卻如此混亂，每個人都可以自立門戶，獨樹一幟，走不到同一條道路上。

不同傳世文獻對潮州方言「正音」的不同記載，正反映出當時的「正音」觀念標準不一的客觀實際。在近代以前，潮州府仕子讀書科舉一直都是通過「潮語正音」來誦讀四書五經等經典，這種「正音」是歷朝歷代（特別是明代潮州文教發展之後）沿襲下來的本地文人階層所建構的文讀音。這也提醒我們，在考察方言讀書音問題時，文教與戲曲至關重要。

## （二）「正音」的習得方法

傳世的地方文獻如雍正《揭陽縣志》與乾隆《潮州府志》均記載了

清代潮州人對「正音」的認識以及當時教授「正音」的方法：

言語不可以字辨；漳潮之音，實為風氣所囿，然如「出入往來身心手足衣服酒米河漢州瀆乙丁辛壬雷地雷日春秋鬼神錦繡簪筆」等字，亦皆正音。揭語尤真致少委曲，士夫秀士，乃能官話；小人鄙俚粗俗，官府面前尤用鄉談。<sup>5</sup>（雍正《揭陽縣志》）

雖文人學士，其誦讀簡編，講論文義，亦與嶺北人迥別，或延他省人為師，往往不能口授，必重譯乃通。或書其字於粉版，令其識認，而其稱嶺北人，則輒名之曰「外江」，至於訓課童蒙，尤須本郡人為師，而授以土音，始能成誦。如四讀細，五讀耦之類是也。倘四竟訓四，五竟訓五，即聰穎童穉，俱不能脫口而出。<sup>6</sup>（乾隆《潮州府志》）

這兩段話提供了幾則重要訊息：其一，當時潮州府文人學士「誦讀簡編、講論文義」的讀書音，並不同於「嶺北」（外江）的讀音；其二，當時教授「正音」的方法是本地文人沿用傳統的「直音法」，也即利用方言中「四」、「五」的白話音  $si^{21}ŋou$  直接去拼讀出「細」和「耦」的讀書音，以此習得「正音」；其三，一些字如「出」 $ts^{h}ut$ 、「入」 $dzip$ 、「往」 $ʋaŋ$ 、「來」 $lai$  等的「正音」與口語音別無二致，也即上文所提到的 I、II、III 三種讀法同讀的現象。後一段話還專門提到了在本地人的聽感上，潮州方言的讀書音並不同於嶺北（外江）音，這實際上是方言讀書音與官話音的差別。

可見雍正、乾隆年間推行官話「正音」教育的結果一方面使本地人意識到權威方言與母語之間存在著聯繫，並學會使用方言母語去習得權威方言；另一方面也意識到傳統讀書音與權威方言之間的差距。「正音」教育使得本地人的語言生活開始發生了變化。本地人對「正音」的認知與習得往往從母語出發，使用本方言已有的聲韻調系統去拼讀權威方言，使之符合本地人的發音習慣，在習得過程中無十分強烈的標準觀念。據 Gibson（1886）序言所載，當時即有人將「正音」與「官話」、「官音」

5 清·雍正，《揭陽縣志》〈風尚〉。見清·陳樹芝纂修，《揭陽縣志》（潮州：潮州市地方誌辦公室，2003），頁 165。

6 清·乾隆，《潮州府志》〈風俗·方言〉。見清·周碩勳纂修，《潮州府志》（潮州：潮州市地方誌辦公室、潮州市檔案館，2001），頁 201。

相混，Gibson 指出這是「不正確的叫法」。<sup>7</sup>

### 三、潮州方言「正音」音系及其性質

下文以 Gibson (1886) 和 Steele (1909/1924) 兩本語料中標注為「正音」的字音為對象，歸納這套讀書音的聲母、韻母及聲調系統，與中古音韻地位、廈門話文讀音對比，以此討論潮州方言「正音」的性質。

#### (一) 聲母 (18 個，含零聲母)

p 般步倍百	p <sup>h</sup> 朋培潘撥	b 無網望問	m 馬貓米物
t 大戴冬踏	t <sup>h</sup> 灘壇程鐵	n 你鳥尿努	l 蓮籃龍力
ts 鑽紙莊竹	ts <sup>h</sup> 茶倉星尺	ɕ 字二銳肉	s 省史斜雪
k 京解羔割	k <sup>h</sup> 看騎潰刻	g 衙芽誤悟	ŋ 蟻岸硬玉
		h 鞋好蜂幅	∅ 野餘園活

符號說明：

1. 語料中的送氣清塞音 [p<sup>h</sup>]、[t<sup>h</sup>]、[k<sup>h</sup>] 分別使用符號 ph、th、kh 記錄；
2. 語料中的塞擦音 [ts]、[ts<sup>h</sup>]、[ɕ] 分別用兩套符號 ts/ch、tsh/chh、j/z 記錄，是韻母的不同造成的音色差異；
3. 語料中的鼻音 [ŋ] 使用符號 ng 記錄。

#### (二) 韻母 (45 個)

a 馬帕琶	o 火和科	e 野蛇社	i 計雨溪	u 誤虎苦	u 字二寺
ai 矮蟹	au 號寶	ou 後厚	ue 培	iu 有樓	ui 飛恢
ia 牙家	ua 瓦話				
iau 腰孝	uai 塊潰				
am 柑敢			im 針砧		
iam 厭炊			in 蚓雲	un 問糞	
an 案汗					
	uan 換卵	ien 煙弦			
aŋ 鋼筐	oŋ 瘋龍	eŋ 影行			

7 原文為：This is called the “chìa<sup>n</sup>-im” (正音), or correct sound, sometimes “khóng-tsí-chià<sup>n</sup>” (孔子正), or the true Confucian sound, and sometimes even “kua<sup>n</sup>-im” (官音), or Mandarin sound, though this is a misnomer. (Gibson 1886: 6)

iaŋ 羊鄉	uaŋ 黃頃	ioŋ 兄共			
ap 鴨臘			ip 十汁		
iap 插					
at 蠟八			et 力	it 密默	ut 物勿
	uat 挈沫		iet 血月		
ak 喝渴		ok 鶴緣	ek 益核		
iak 藥雀	uak 郭役	iok 學獄			

符號說明：

- (1) 語料中的 [ɯ] 使用符號 u 記錄；
- (2) 語料中的舌根鼻音韻尾 [-ŋ] 使用符號 ng 記錄。

### (三) 聲調 (8 個)

陰平 □ 芳光牽湯    陰上 □ 火講討馬    陰去 □ 孝半塊去    陰入 □ 惜摘七刻  
陽平 □ 浮房羊樓    陽上 □ 淡定淚衛    陽去 □ 舊現路院    陽入 □ 石十月陸

符號說明：

陰平 a    陽平 â    陰上 á    陽上 ã    陰去 à    陽去 ā    陰入 ak    陽入 ák

與非「正音」字相比，「正音」音系主要缺少鼻化韻韻母 [ã](a<sup>n</sup>)、[ẽ](e<sup>n</sup>)、[ãĩ](ai<sup>n</sup>)、[õĩ](oi<sup>n</sup>)、[ãũ](au<sup>n</sup>)、[õũ](ou<sup>n</sup>)、[iã](ia<sup>n</sup>)、[ĩẽ](ie<sup>n</sup>)、[ĩ](i<sup>n</sup>)、[ĩũ](iu<sup>n</sup>)、[ũã](ua<sup>n</sup>)、[ũẽ](ue<sup>n</sup>)、[ũĩ](ui<sup>n</sup>) 和帶喉塞音韻尾的韻母 [aʔ](ah)、[eʔ](eh)、[oʔ](oh)、[ɯʔ](uʰh)、[oiʔ](oih)、[aiʔ](aih)、[auʔ](auh)、[iaʔ](iah)、[ieʔ](ieh)、[iʔ](ih)、[uaʔ](uah)、[ueʔ](ueh)、[mʔ](mh)、[ŋʔ](ngh)，此外陰聲韻 [oi]、[ie] 和陽 / 入聲韻 [uam/uap]、[un(ʊn)/ut(ʊt)] 也不見於「正音」音系之中。

## 四、「正音」的音韻特點與新文讀層次

為了進一步探究「正音」的音韻特點，我們以《方言調查字表》為綱，將潮州方言「正音」與廈門話的文讀音進行比較，<sup>8</sup> 考察諸聲紐韻攝

8 本文對廈門話文讀音的界定主要參考楊秀芳 (1982) 及周長楫、歐陽憶耘 (1998)，同時參酌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所反映的音韻特點。

### (一) 聲母特點

表二 潮州話「正音」聲母與中古聲紐比較表

五音 / 清濁		全清	次清	全濁			次濁	清	濁
					平	仄			
牙音		見k	溪k <sup>h</sup>	群	k <sup>h</sup>	k	疑ŋ/g/ø		
舌音	舌頭	端t	透t <sup>h</sup>	定	t <sup>h</sup>	t	泥n		
	舌上	知ts/t	徹ts <sup>h</sup>	澄	ts <sup>h</sup> /t <sup>h</sup>	ts/t			
唇音	重唇	幫p	滂p <sup>h</sup>	並	p <sup>h</sup>	p	明m		
	輕唇	非h	敷h	奉	h		微m/b		
齒音	齒頭	精ts	清ts <sup>h</sup>	從	ts <sup>h</sup>	ts		心s/ts <sup>h</sup>	邪s
	正齒	照ts	穿ts <sup>h</sup>	牀	ts <sup>h</sup>	ts		審s	禪s
		莊ts	初ts <sup>h</sup>	崇	ts <sup>h</sup>			生s	
章ts	昌ts <sup>h</sup>	船	ts <sup>h</sup>			書s			
喉音		影ø					喻ø	曉h	匣h/ø
半舌							來l		
半齒							日ɹ		

廈門方言文讀音濁音聲母清化後讀為送氣與否沒有條件，但潮州方言「正音」的全濁聲母清化後平聲一律讀為送氣，仄聲一律讀為不送氣。楊秀芳（1982）、曾南逸（2015）、徐馥瓊（2016）均認為現代粵東閩語（潮州方言）中古全濁聲母清化之後明顯表現出「平送仄不送」的趨勢，是借入了晚近由古全濁聲母有規則清化（清化規則為「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的文讀音系統，並且借入之後文白並存、互不干涉的結果。李小凡（2015）則認為潮州話全濁平聲字讀送氣聲母，是遷離福建後官話和廣州話合力影響而形成的晚期層次。傳教士語料所記錄的潮州方言「正音」字古全濁聲母送氣與否符合漢語語音史近古聲母的發展特點。明清時期潮州方言「正音」與現代潮州方言在中古全濁聲母平聲今讀送氣仄聲今讀不送氣這一特點有著淵源上的聯繫。這是歷史層次變遷後在現代殘餘的語音特點。

此外，在語料中有幾個知、澄母字「正音」讀同白讀音聲母t/t<sup>h</sup>：「鄭」<sup>5</sup>teŋ、「釵」<sup>5</sup>t<sup>h</sup>ai、「程」<sup>5</sup>t<sup>h</sup>eŋ、「呈」<sup>5</sup>t<sup>h</sup>eŋ、「知」<sup>5</sup>ti、「趙」<sup>5</sup>tiau、

「纏」<sub>ㄉ</sub>tien、「值」tit<sub>2</sub>、「築」tok<sub>3</sub>、「中」ton<sup>3</sup>、「廚」<sub>ㄉ</sub>tu、「綴」tuat<sub>2</sub>/tsuat。楊秀芳（1982: 34-35；1993）在分析閩南方言的文白系統時認為這種「混血」現象是因文讀層借進閩南的時代，知雖然與端二分，但還很接近，在當時端知不分的閩南人聽來，可能差別很小。「正音」中這些聲母讀同白讀層的字大多為口語常用字，這些字常常因白讀的勢力強大，將音類擴散至文讀音之中，因此造成了音類文白參差的現象，體現了「正音」複雜與保守的一面。

## （二）韻母特點

「正音」在中古十六攝中的音韻表現如下：

果攝一等歌戈韻不分開合讀 [-o]，反映了《廣韻》及其後歌戈二韻合流的情況。開口三等讀 [-ia]，合口三等讀 [-ua]，體現了開合口一三等有別的音韻格局。

假攝開口二等麻韻讀 [-a]、三等開口讀 [-e]（口語中大多字讀 [-ia]），合口字讀 [-ua]，在閩南方言內部較為一致。其中，與廈門話不同的是開口二等見系字讀 [-ia]。儘管 [-a] 和 [-ia] 看起來有互補的傾向，但「家」字在不同詞彙中有 <sub>ㄍ</sub>ke<sub>長</sub> / <sub>ㄍ</sub>ka<sub>己</sub> / <sub>ㄍ</sub>kia<sub>哀</sub> 三種讀法，所以我們認為 [-ia] 韻讀為異於閩南的新文讀層。

遇攝模韻讀 [-u]；魚韻知系讀 [-u]（莊組讀 [-o]），非知系讀 [-i]；虞韻大部分字讀 [-u]，小部分字讀 [-i]。虞魚韻讀 [-i] 的字絕大多數與北方方言讀為撮口韻 [-y] 的字重合，應是用潮州話固有的 [-i] 去模仿 [-y] 折合而成。模韻廈門話文讀 [-ɔ]，對應潮州的 [-ou]，「正音」讀 [-u] 異於廈門話，當為新出現的層次。

蟹攝開口一二等讀 [-ai]、三四等讀 [-i]；合口一三四等讀 [-ui]、二等讀 [-ua]。此外還有幾個字讀 [-uai]：塊潰外。

止攝開口三等讀 [-i]。支脂之韻在精莊系聲母條件下讀 [-ɯ]，但仍有個別字讀 [-i]。合口字大多數讀 [-ui]，小部分字讀 [-i]：櫃季<sub>月</sub>淚。

效攝一等豪韻讀 [-au]，非常接近明清官話音，另有「早蚤」兩字讀 [-ou]。二等讀 [-iau]（幫組字讀 [-au]），三四等全部讀 [-iau]。

流攝開口一等侯韻讀 [-ou]、三等尤幽韻讀 [-iu]（幫組均讀 [-u]），

與明清官話音基本吻合。官話音尤幽韻莊組讀 [-ou]，但潮州三等莊組字標示的「正音」是 [-iu]。其中「頭樓」兩個侯韻字讀 [-iu] 僅見於歌冊吟誦等非口語場合，下文再作進一步分析。

咸攝的讀書音較少：開口一二等為 [-am/-ap]，四等入聲個別字讀 [-iap]，與廈門話相同；合口字文獻無紀錄。

深攝字極少有文白對立，均讀為 [-im/-ip]。

山攝開口一等寒韻字讀 [-an/-at(ak)]，二三四等讀 [-ien/-iet]，部分二等字讀同開口一等；合口一等讀 [-uan/-uat]，二三四等讀 [-ien/-iet]，部分三等字讀同合口一等。其中，開口二等、合口二三四等同讀 [-ien/-iet] 沒有與廈門話對應的層次，應是新出現的讀音。

臻攝讀書音較少。臻攝開口三等讀 [-in/it(ek)]，合口一等讀 [-un/-ut]；三等見系字讀 [-in/-it]，<sup>9</sup> 非見系字讀同一等。

宕攝開口一等唐韻主流文讀為 [-aŋ]，三等陽韻莊系字讀為 [-uaŋ]，非莊系字讀為 [-iaŋ]，與明清官話音對應比較清楚。另有幾個一三等同讀為 [-oŋ/-ok] 字：「幫磅杠爽」，我們懷疑是受到客家話的影響。合口字 [-uaŋ/-uak] 對應廈門的 [-oŋ/-ok]，讀音明顯比閩南更接近明清官話。

江攝小部分讀同宕攝為 [-iaŋ/-iak]，大部分讀同通攝為 [-oŋ/-ok(iok)]，見系字產生 [-i] 介音為明清官話語音特點。與閩南的宕江合流相比，潮州話多了通江合流的層次。

曾攝主要為開口一三等讀 [-eŋ/-ek]，合口一等讀 [-oŋ/-ok]。

梗攝開口字讀 [-eŋ/-ek]，合口二三四等讀 [-uaŋ/-uak]，不同於廈門話。曾梗二攝開口字的文讀音合流，合口字則有別於廈門的文讀音韻格局。

通攝文讀音鮮有例外，且多數進入口語音。其中一等字讀 [-oŋ/-ok]，三等的見系和日母字讀 [-ioŋ/-iok]，其他的讀同一等。潮州與廈門的主要區別在於聲母條件：廈門除了非組、莊組之外，三等均讀為 [-ioŋ/-iok]。

根據初步的觀察，我們大致可斷定歷史語料所記錄的潮州方言「正

9 語料中有幾個入聲字讀為 [-iet]：恤 hiet、橘 k<sup>h</sup>iet、栗 liet。「恤」讀了半邊的「血」；「橘」是見母字，讀 [k<sup>h</sup>] 不符合規律，且從「喬」的字多來自山攝；「栗」在《洪武正韻》(1357) 有「力質」/「良薛」兩個反切，iet 的讀法與薛韻同。故我們將 [-iet] 剔除。

音」並非一個單一音系，而是帶有不同時期權威方言語音特徵的一個綜合系統。爲了進一步論證潮州方言「正音」的性質，我們將「正音」異於廈門話文讀音的主要音韻特點羅列於下，並作進一步分析：

表三 潮州方言「正音」陰聲韻特點

	音韻地位	音韻特徵	例字
一	假開二見系	[-ia]	牙芽衙嚇蝦夏廈家
二	假開三麻韻	[-e]	寫捨舍卸射赦邪斜蛇佘社謝遮者且
三	魚韻莊組   知章組	[-o]   [-u]	阻初楚础鋤助梳疏蔬所   豬除儲箸鼠
四	魚虞韻   止攝	[-i]	虛許漁淤雨余餘愚譽預豫遇去渠居車 舉矩鋸據距呂女語御禦   騎奇寄眉你 屁皮徙屎知廁池紙蟻淚季櫃
五	流攝	[-iu]	頭樓浮劉蒐瘦愁搜九久韭灸丘白舅舊 牛有幼

**特點一** 中古假攝開口二等麻韻在《中原音韻》（1324）中歸家麻韻，三等麻韻歸車遮韻。車遮韻的演變規則如下：-ia > -e(ɛ)/i\_，[a] 元音受 [-i] 介音的影響而高化成 [-e] 或 [-ɛ]（董建交 2007: 123-124）。二等麻韻在喉牙音後產生 [-i] 介音，南宋時已有明確紀錄。喉牙音 [-i] 介音的有無，進一步證實了福建閩南方言與潮州話歷史上接受中原官話影響的早晚（吳芳 2008）。

**特點二** 對潮州方言假攝開口二三等同讀 [-e] 韻的解釋，林倫倫（1994；2015: 64-65）從漢語發展史的角度論證其是語音自身內部演變的結果。演變過程爲：上古歌部與魚部字合流後，開口字在 [-r/-j-] 介音的作用下，不斷高化，由 [-ɒ] 或 [-a] 變成了 [-e]。我們同意開口二等字讀 [-e] 是來自方言白話層演變的結果。但從「正音」材料所反映的語言事實來看，二等麻韻字並沒有讀 [-e] 的紀錄，這說明 [-e] 並非文讀音，開口三等字讀 [-e] 顯然與二等字讀 [-e] 屬於不同的歷史層次，三等字讀 [-e] 與二等字讀 [-a/-ia] 都屬於晚近通過語言接觸借入的結果。具體的語音層次表現如下：

	假開二 麻	假開三 麻
層次II（舊文讀）	[-e]	[-ia]
層次III（新文讀）	[-a/-ia]	[-e]

層次 II 和層次 III 均保持二三等有別的語音格局，符合中古至現代的語音演變規律。從廈門話來看，假開二文白讀分別為 [-a/-e]，文讀喉牙音後未增生 [-i-] 介音；假開三主要讀 [-ia]，沒有出現潮州話 [-e/-ia] 的文白對立。換句話說，假攝自宋代以後出現的音韻特點在潮州話新文讀音中得到明顯的體現。

**特點三、四** 在「正音」材料中，魚韻知章組與模韻合流讀 [-u]，莊組讀 [-o] 與知章組有別。董建交 (2007: 126) 指出，知三章組字與知二莊組字對立是元明時期官話的一大特點。潮州方言「正音」中保持的魚韻知章組字與莊組字 [-u/-o] 的對立體現了這一時期的音韻層次特點。

另外，魚韻見系字的「正音」無一例外均讀為 [-i]，泥來母字也有讀 [-i] 的情況，如：「女呂旅」<sup>6</sup>li。但虞韻的見系字卻存在 [-i/-u] 兩種不同的紀錄，如：「愚」<sup>7</sup>i「遇」<sup>8</sup>i / 「虞」<sup>9</sup>u「娛」<sup>10</sup>ɲu「寓」<sup>11</sup>u、「矩」<sup>12</sup>ki / 「句」<sup>13</sup>ku。其中 [-i] 的讀法在現代潮州話中極為罕見，如「兩」字的「正音」為<sup>14</sup>i，但在口語詞中僅保存<sup>15</sup>u<sup>穀</sup> / <sup>16</sup>hou<sup>落</sup>的文白異讀。從異讀與詞彙的關係來看，語料中記錄魚虞韻字讀 [-i/-u] 當屬新舊兩種不同的文讀層次。在時間上，讀 [-i] 的層次明顯晚於讀 [-u] 的層次（廈門話遇攝字的文讀音無 [-i] 韻讀的現象亦可說明讀 [-i] 為更晚期的層次），而且明顯帶有模仿撮口韻 [-y] 的痕跡（徐宇航 2015: 175）。<sup>10</sup> 而魚虞韻端系（泥組、精組）、見系讀 [-y] 是西南官話的主流類型（牟成剛 2016: 117），我們懷疑正是受其影響。

除了魚虞韻，止攝開合口同讀 [-i] 的音韻特點也特別值得關注。[-i] 音類主要分佈在祭廢齊開口韻以及支脂之微韻。其中支脂之韻在精莊組聲母的條件下有讀 [-ɯ] 的情況。這種讀法應該也是以音系中固有元音去模仿權威方言中舌尖元音 [-ɻ] 而成。在漢語語音史中，支脂之韻在精莊系聲母後發生 i > ɻ 的演變時，祭廢齊韻還沒有從蟹攝轉到止攝（王力 2015: 163）。而在「正音」中，祭廢齊開口韻已讀同支脂之韻，說明反映的是權威方言二者合流後較晚近的音讀特點。與此同時，「正音」中

10 潮州方言音系中並無撮口韻 [-y]，故在習得撮口呼時，很多人常常發成 [-i]，這也可以佐證「正音」經外來到本土的妥協與調整的過程。

仍有「徙廁屎知遲紙」等精知照系的字未讀成 [-ɯ] 而與其他聲母條件後的讀法一致。

**特點五** 流攝一等侯韻字與三等尤韻幫組字均有讀同等 [-iu] 的音韻現象，這與明初《洪武正韻》(1357) 的流攝一三等同讀現象切合。在《洪武正韻》(1357) 中，一等字「兜偷投頭樓鉤侯剖母走鬥口厚叟歐偶豆候戊透漏奏湊漚」與三等尤韻幫組字「浮婦否富副複謀矛負」均與三等字一起收入尤有宥韻，其中「母某畝」兩收於姥韻和有韻，「婦負」兩收於暮韻和有韻，「富副」兩收於暮韻和有韻，收入尤有宥韻承襲了《廣韻》尤侯韻的讀法。「正音」中除了「搜幼」二字是口語常用字外，其餘字的讀音均不見於口語詞當中。

杜佳倫 (2014: 249-251) 對泉州、漳州、澄海三地流攝字歷史層次的分析如下：

表四 閩南方言流攝字歷史層次音讀對應表

歷史層次	音韻特點	泉州	漳州	澄海
A	流攝一等文讀	io/o	ɔ	ou
	流攝三等文讀	iu/u	iu/u	iu/u
B	尤韻三等獨讀	iu/u	iu/u	iu/u
C	侯尤韻一三等同讀	au	au	au

資料來源：杜佳倫，《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2014)。

(A) 為一三等有別的文讀層次，(B) 為三等獨讀的白讀層；(C) 為一三等同讀的白讀層次。其中，一三等有別為唐宋文讀層次，潮州方言「正音」所表現出來的一三等同讀 [-iu] 的層次顯然晚於一三等有別的層次，且明顯更接近明清官話音，當為新文讀層。在流行於晚清民國的潮州歌冊中仍有這種流攝一三等韻通押的例子，如下兩例：

先人秉性喜遨遊，擇取高山建佛樓。介福名區從古在，天岩勝跡至今留。  
 青山列就丹青畫，白石磊成瓊白丘。佛祖飛來一年秋，香煙飄去向西浮。  
 蘭坑水淺紅魚遊，蓮嶺風微白鶴啾。翠竹繞圍帶燕宿，蒼松環抱鷺幽  
 投。花香馥馥使人愛，鳥語聲聲改俗愁。物換星移幾度轉，光陰迅速一

年秋。<sup>11</sup>

在白話音 (colloquial reading) 中，流攝一三等仍保持有別的格局，侯韻字更不會出現 [-iu] 讀音。這也進一步證明「正音」的使用範圍僅限於特定的場合，隨著方言吟誦歌冊、朗讀詩書傳統的衰微，讀書音也隨之丟失消亡。

表五 潮州方言「正音」陽聲韻入聲韻特點

	音韻地位	音韻特徵	例字
六	山開一二   合二三四	[-ien/iet]	蘭 覓 眼 艱 簡 東 顏 雁 諫   頑 椽 圓 員 緣 院 園 拳 絹 雪 懸 縣 血 淵 缺 冤 鴛 宛 怨 阮 遠 原 袁 園 猿 願 月 曰 勸 晚 挽
七	宕開一三   宕開三莊組	[-oŋ]   [-uaŋ]	幫 磅 爽   床 霜 孀 裝
八	曾   梗開二	[-oŋ/-ok/-iok]	鵬 朋 刻   白 帛
九	宕合梗合二三四	[-uaŋ/-uak]	黃 郭 亡 網 望 坊 紡 房
十	江攝牙喉音	[-i-]	講 降

**特點六** 與假攝開口二等麻韻字相同，山攝開口二等山刪韻字的喉牙音後增生 [-i-] 介音。漢語語音史上，二等喉牙音字的介音很早就存在，在《中原音韻》(1324)、《洪武正韻》(1357) 中均有所表現。山攝合口三四等字讀 [-ien/-iet]，與原有層次 [-uan/-uat] 有別。逐字檢查，我們可以發現讀 [-i-] 介音的字應是將撮口韻折合而成。至於「晚挽」二字，則有可能是聲旁「免」讀音的影響所導致的誤讀。

**特點七** 宕攝開口三等莊組「床霜孀裝」等字產生 [-u-] 介音，在《中原音韻》(1324) 與《洪武正韻》(1357) 中均有所表現，現代大多數的官話方言也多有 [-u-] 介音，顯示了陽韻「正音」字多受明清官話的影響。

江攝字在潮州方言「正音」中的主流音讀為 [-oŋ/-ok]，舌根音字為 [-iaŋ/-iok]。二等江韻舌根音字在《蒙古字韻》、《中原音韻》(1324)、《洪武正韻》(1357) 等韻書中都與三等陽韻同音，但在 Gibson (1886) 與 Steele (1909/1924) 所記錄的字音和今天的讀音中也有少數字沒有 [-i-]

11 出版年不詳，《新造雙玉魚木廷仙八集》卷一，潮城府前街瑞文堂藏版。

介音，仍讀爲 [-oŋ] 如「腔夯降巷扛扛杆」。這種現象既有音變殘餘的因素，也有因層次的不同造成的差異。音變的殘餘在《中原音韻》（1324）與《洪武正韻》（1357）中已有所反映，如二等字「扛扛」與一等字「岡剛」同在一小韻，說明「扛扛」未與其他字一起同時產生顎化。

宕江二攝在潮州方言「正音」中大體有別：[-aŋ/-iaŋ/-uaŋ] 與 [-oŋ]，但宕攝唐韻有個別字（「幫磅」）與江韻字合流同讀 [-oŋ]。一般認爲，江宕合流的音變（ɔ > a/\_ŋ/k）發生在宋代，江攝舌根音聲母讀同陽韻與唐韻讀同江韻的音讀層次，均是較爲後期所形成的。

今潮州話「講」、「腔」二字分別有 <sup>1</sup>kiaŋ / <sup>1</sup>koŋ / <sup>1</sup>kaŋ 和 <sup>1</sup>k<sup>h</sup>oŋ / <sup>1</sup>k<sup>h</sup>iaŋ / <sup>1</sup>k<sup>h</sup>iẽ 三種異讀，其中 <sup>1</sup>kiaŋ 和 <sup>1</sup>k<sup>h</sup>oŋ<sup>12</sup> 在語料中被標注爲「正音」。從是否出現介音 [-i] 與是否發生宕江合流判斷，[-iaŋ] 的層次必然晚於 [-oŋ] 的層次，這也是新舊文讀層的差異。但這僅是從語音演變的邏輯次序來推斷音讀類型的差異在時間上的早晚層次。而事實上，我們檢查十九世紀的口語語料並未發現與「講」和「腔」字「正音」相關的詞語，倒是「腔」讀 [<sup>1</sup>k<sup>h</sup>iaŋ] 有「裝腔」、「南腔北調」、「離鄉不離腔」等詞語（Fielde 1883: 307），從音讀的穩固性判斷，「腔」讀 [<sup>1</sup>k<sup>h</sup>oŋ] 進入潮州的時間可能要比 [<sup>1</sup>k<sup>h</sup>iaŋ] 還晚，爲更晚接觸的層次。語音演變的時間先後與層次疊置的早晚造成了參差，這也是接觸時間與接觸來源不同所致。

**特點八** 語料中曾攝開口一等唇音字「鵬朋」讀 [-oŋ]，喉牙音字「刻」讀 [-ioŋ]，梗攝開口二等唇音字「白帛」讀 [-ok]，均與通攝同讀。這種音韻現象與《中原音韻》（1324）中曾梗攝一、二等唇音字和喉牙音兩收於東鍾韻與庚青韻的史實吻合。王力（1985: 380）認爲，這些又讀的東鍾韻讀法是正讀，庚青韻的讀法是存古。楊耐思（1990）持同樣觀點，認爲兩韻並收是說明語音演變已經發生，但原有的讀音還依然保存著，形成了新、老兩派讀音並存的局面，讀東鍾韻是新音，讀庚青韻屬舊讀。可以看出，特點八與《中原音韻》（1324）時期所表現的音韻特點切合，反映出讀書音對傳統權威韻書的繼承。<sup>13</sup>

12 《潮聲十五音》公部上平聲：腔，羊脂也。

13 《中原音韻》的東鍾/庚青兩韻之間有 29 個字（唇音聲母 12 個，喉牙音聲母 17 個）存在又讀，學術界關於這組又讀的語音性質的認識存在爭議。如張玉來（2017）認

**特點九** 梗攝合口三等字的文讀類型比較複雜。梗攝合口三等字「榮」、「瓊」在今粵東閩語中分別存在 [ɿueŋ/ɿion/ɿeŋ] 和 [ɿ<sup>h</sup>uaŋ/ɿ<sup>h</sup>ion/ɿ<sup>h</sup>eŋ] 的異讀，入聲字「疫」也有 [uak<sub>2</sub>/ek<sub>2</sub>] 的異讀。根據與廈門話的對應，[-eŋ/-ek] 為兩地共有的舊的文讀層次，其中 [-uaŋ/-uak] 符合語料中記錄的「正音」韻讀。《中原音韻》（1324）「瓊」字只歸入庚青韻，不兼入東鐘韻，十四世紀時代，梗攝合口三四等字逐漸過渡到通攝，[-ion] 讀音符合這一階段的音讀特徵。

### （三）聲調特點

我們將語料中出現的「正音」字的聲調統計如下，斜杆前為出現的字數，斜杆後為總字數：

表六 潮州話「正音」聲調與中古調類比較表

	陰平	陽平	陰上	陽上	陰去	陽去	陰入	陽入
全清平	127/144	3/144	2/144		11/144	1/144		
次清平	40/44	2/44	1/44		1/44			
全濁平		94/96	1/96	1/96				
次濁平	2/68	66/68						
全清上	2/89		77/89	2/89	8/89			
次清上			10/12		2/12			
全濁上			1/27	23/27	3/27			
次濁上	1/54	1/54	46/54	4/54	2/54			
全清去	3/104		4/104	7/104	82/104	1/104	7/104	
次清去	1/25	1/25			23/25			
全濁去	2/48	1/48	1/48	13/48	7/48	22/48		2/48
次濁去		1/50	3/50	24/50	2/50	20/50		
全清入					1/66		64/66	1/66
次清入					1/25		21/25	3/25
全濁入				1/31			6/31	24/31
次濁入						1/46	6/46	39/46

潮州方言「正音」的聲調分佈情況與白讀音系「四聲八調」的格局具有很強的平行性。一般認為，在漢語方言內部，聲調的借貸是以對應原則

為這是一種方音性又讀，是《中原音韻》的作者人為安排的結果。

為基礎的。一種方言在借貸權威方言時，一般受白讀音系的調整，在聲調上保持著一種對應關係，借詞與原詞大多按調類對應。文讀聲調與白讀聲調之所以一致，是因為方言借用時一般能進行同調類不同調值的自動轉換。這也表明，潮州方言「正音」四聲八調的聲調特徵並非來自異方言，而是方言自身調整調值的遺留，是文讀音搬借、採用本地方言調值的結果。

從入聲的情況來看，「正音」中與白讀音對應整齊的入聲字文讀音，其聲調無疑仍然是本地方言的。入聲字文讀音直接套用了本地方言調值，基本沒有顧及權威方言自身的調類分派與調值。這些情況均體現了語言接觸中聲調借貸的基本原則。<sup>14</sup>

## 五、「正音」的傳播途徑與衰落

### (一) 明代以來戲曲官話的推廣

讀書音的傳播，除了文教的發展推動之外，外來的官話戲曲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進一步考察明清流行於潮州地區的「正字戲」、「外江戲」以及現代潮劇中的文讀音，可以對潮州話「正音」的產生有更加具體的理解。

潘家懿（1999）、嚴立模（2006）、鄭守治（2012）均先後考察過粵東戲曲官話的語音系統，這個語音系統與本文所考察的潮州話「正音」音韻有許多共同的特點，例如：

聲母特點：

1. 中古知、精、照合流，均讀舌尖前音 [ts-/ts<sup>h</sup>-/s-]；
2. 中古全濁聲母字平聲讀送氣音，仄聲讀不送氣音；
3. 中古疑母字和微母字均出現兩讀：疑母讀 [ŋ-/g-]，微母讀 [b-/m-]，

14 本文認為「正音」中的一些濁去字讀為陽上調並非以調類對應原則為基礎，而是以相似性原則為基礎進行借貸。「正音」借入了一種去聲分陰陽的權威方言，且這種權威方言的陽去調調值與潮州話白讀音陽上調調值相近，因陽去調調值在聽感上與潮州話陽去調（低平調）相距甚遠，此時，潮州話選擇了與權威方言陽去調調值相似的陽上調（高升調）去模仿，權威方言的這些濁去字就憑藉調值的相似性原則混入到潮州話陽上調之中。關於這個問題將另文討論。

個別疑母字還讀零聲母；

4. 沒有唇齒音 [f-]，中古非敷奉變為 [h-]。

韻母特點：

1. 沒有撮口韻母：山攝合口字讀 [-ien(-iaŋ)]、魚韻字讀 [-i]；
2. 假開三麻韻字讀 [-e]；
3. 止攝精、莊、知、章聲母條件後讀 [-ɿ(-u)]；
4. 山攝合口一等幫組字讀 [-uan(-uaŋ)]，臻攝合口一三等有讀 [-in]。

無論是從明代潮州戲文的用韻來看，或從傳統戲曲官話的音韻來看，Gibson (1886) 和 Steele (1909/1924) 裡的潮州話「正音」都與戲曲官話「正字」的音韻特徵存在著緊密的聯繫，二者具有很強的一致性。雖然有學者強調，戲曲官話的「正字」與方言文讀音中的「讀書音」、「孔子正」是兩套各自獨立的語音系統（鄭守治 2012）。但從上文對二者音韻表現的分析來看，這樣的說法恐怕難以成立。

明初正字戲與後來潮州、海陸豐的正字戲一脈相承。據林懷堂 (2009: 9-10) 考證，這種「正字戲」是在明朝萬曆以後才紮根潮州地區的。說明明初之後，戲曲官話即隨著以官話唱念的南戲進入粵東地區，並對當地的方言產生影響。簡單地說，這種帶有明代官話特點的戲曲官話「正字」進入粵東地區之後，與當地的閩南方言整合，並在文教力量的推動下，逐漸形成了一種新的文讀音層次。

事實上，戲曲官話中也常常有「正音」的觀念。嚴立模 (2006: 14) 指出：「正音原本就沒有明確的標準，只是人各不同的主張。某些人認為是正音的成分，在另一些人的心目中也許是應該擯棄的方音。正音的根據，可能是其他演員或其他劇種的發音，也可能是某些權威方言，或者是韻書，甚至是自己歸納出來的規律。」這也從另一方面佐證了上一節中我們對傳世文獻所記載的「正音」的性質的判斷。

在此之後，清代乾隆至光緒年間，用地方官話演唱的「外江戲」以潮州為中心在粵東流行起來，民國時期發行的「外江戲」唱片有的仍在封面上標榜「正宗桂林官話」。<sup>15</sup>「外江戲」的演出語言又稱「戲棚官

15 此處由韓山師範學院鄭守治老師告知，特此致謝。

話」、「中州官話」、「中州桂林話」，可以說與明代官話一脈相承。

## (二) 清末廣東的「正音運動」及其影響

Gibson (1886) 與 Steele (1909/1924) 中「正音」觀念的確立與雍正、康熙年間在廣東推行「正音運動」不無關係。今天看來，前者的「正音」顯然不同於後者所指的「正音」：後者的「正音」主要是指當時（主要是明清兩代）的官話。清雍正六年（1728），雍正皇帝下令在福建、廣東兩個方言區內進行官話改革，大力推行官話。從雍正到乾隆初期，潮州相繼設立的正音官學總共有 59 所（李堅 2015），其主要目的為教習漢語官話。

其時，「廣（州）韶（州）學臣所屬之廣（州）南（雄）韶（州）惠（州）潮（州）五府、連州一州，優生撥赴粵秀書院肄業。」<sup>16</sup> 粵秀書院為廣東正音教育的最高學府之一（另一所是端溪書院）。修習者在書院完成三年的學業，隨後回到原籍，教授那些未曉官話的人，而新的一批人又繼續前往廣州的正音書院學習（楊文信 2000）。

《清稗類鈔》〈方言類〉「桂語」載：

粵人平日畏習普通語，有志入官，始延官話師以教授之。官話師多桂林產，知粵人拙於言語一科，於是盛稱桂語之純正，且謂嘗蒙高宗褒獎，以為全國第一，詔文武官吏必肄桂語，此固齊東野言，不值識者一笑。<sup>17</sup>

「桂語」即流行於廣西桂林一帶的西南官話。此處文獻的紀錄也再一次證明了影響潮州方言新文讀層的即是帶有西南官話色彩的權威方言。在明清兩代南方權威方言的影響下，潮州方言產生了新的音讀層次，這一層次並非經由一時一地形成，而是遷離閩地後經過幾百年源源不斷的影響，最終與原有的讀音層次疊置，形成了新的音韻格局。

由音韻與史實出發我們可以推測：從閩地遷往粵東之後，明代權威官話對潮州方言產生了第一次影響。明代初期到中期，由於文教的發達

16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第 22 冊（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91），雍正十年五月二十七日，總頁 488-489。

17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1986），頁 2244。

和官話戲曲的興盛，給當時的潮州地區帶來了權威官話，這種權威官話因為接觸時間長、接觸程度深，今天已經融入潮州方言的口語中，並展現了異於福建閩南方言的特色，如文讀音中古全濁聲母清化後平聲送氣仄聲不送氣、二等產生介音等等。

第二次影響是清末的「正音運動」。根據史料記載，在「正音運動」的推動下，當時的潮州各地均有教習「正音」的情況。由國家力量推動的官話教育給潮州帶來了具有明代官話特色的西南官話，但隨著「正音運動」的失敗，這次影響並不大，也沒有引發深度的語言接觸。結合十九世紀的語料來看，Gibson (1886) 與 Steele (1909/1924) 中記錄的一部分與舊文讀音有別的「正音」字，應是在「正音運動」的推動下所產生的「新文讀音」。這類讀音在當時即僅在特殊場合使用，極少進入到日常口語中參與交際使用，經過一百多年的變遷，今天的很多讀音也大量消失。

目前所見關於 Gibson (1886) 與 Steele (1909/1924) 中「正音」的討論並不多，蔡香玉 (2008) 認為傳教士語料中的「正音」是指「在潮汕地方所使用的官話，或許應歸入南方官話的系統」。綜合戲曲官話的音韻特色與清末推行的「正音運動」來看，我們認為 Gibson (1886) 與 Steele (1909/1924) 中的「正音」指的是方言中的一類特殊的書面語文讀音，而非某時某地的官話，這種文讀音受到明清以來權威方言的影響，體現了主流漢語的諸多音韻特點。

## 六、結 論

楊秀芳 (1993) 指出，由於漢語有通行很廣的文字系統，又有韻書反切等的紀錄，弱勢方言借入文讀音後，只要借入的文讀音不零碎，能讓使用者把握到它的音韻系統，並學習到它的語音規則，往往在弱勢方言的語言社群中，還可以根據文字結構或韻書反切，自己拼讀出屬於這個系統的讀書音。潮州方言的新文讀音「正音」即是這種情況。通過對十九世紀傳教士口語詞典的檢查，我們發現 Gilson (1886) 以及 Steele (1909/1924) 所記錄的「正音」作為一種正式和特殊的書面語讀書音，

更多是針對單字而言，這種讀音進入方言中成爲交際使用必須經由詞彙，否則便失去了生命力。<sup>18</sup> 在十九世紀，此類讀音已極少進入口語層，參與日常口語的競爭，所以隨著方言文教的沒落以及傳統戲曲的式微，時至今日大多數「正音」更是消失殆盡。

李如龍（1963）曾對廈門話的文白異讀系統作了細緻的梳理，把廈門方言的文讀系統與《廣韻》韻母、詩韻韻母和唐人的合韻作對比，得到「廈門話的文讀韻母系統正是最接近於唐人作詩用韻的情況」的結論。葉寶奎（2013）則通過比較廈門話與明清官話音，認爲廈門文讀音實際上是跟著《切韻》音和近代官話音往前走的。這都說明了文讀音的源頭是《切韻》一系韻書、字典的注音和反切或者是權威方言，所以文讀音跟標準官話和《切韻》一系韻書的音系有更嚴整的對應（陳忠敏 2013: 159）。

以往對潮州方言新文讀層次的研究由於受口語材料的限制，經常造成對其性質與來源的誤判。如何大安（1981: 131）認爲潮州方言與海南澄邁方言的新文讀系統在聲母與韻母部分的表現相當一致，根據社會地理關係，該層次的接觸來源可能是鄰近的粵方言；李小凡（2015）認爲是官話和廣州話合力影響的結果，原因是「潮州地處廣東，廣州話在廣東極具權威，其全濁平聲今讀也是送氣清音，對潮州話發生影響也在情理之中」；杜佳倫（2014: 250）則認爲「從語言特點來看，潮汕地區的新文讀似乎更接近於現代北方漢語」。

通過對歷史語料所記錄的「正音」音系性質的考察，我們發現潮州方言「正音」並非來自一時一地，也並非是個單純音系。潮州方言的文讀層次除了與福建閩南方言共享內部的一致性之外，也有自身與明清兩代權威方言直接接觸的結果。其中「一致性」是潮州方言從閩南話母體分化之初繼承而來的早期層次，另外則是遷離閩地後在明清兩代的權威官話影響下形成的晚期層次。這些層次與白讀層一起，與固有的音系整合並折合成當地的音節結構，造成了多個層次疊置在一個系統裡的局面。

---

18 丁邦新（1986）也曾指出儋州村話的整套讀書音（文言音）只有在真正讀書時才用，許多個別的字並不出現在詞彙中。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元·周德清著，《中原音韻》，張玉來、耿軍校，《中原音韻校本》，北京：中華書局，2013。
- 元·《蒙古字韻》，沈鐘偉校，《蒙古字韻集校》，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 明·樂韶鳳、宋濂等編，《洪武正韻》，《國家圖書館藏明刻洪武正韻》，北京：中華書局，2016。
- 清·周碩勳纂修，乾隆《潮州府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潮州市檔案館，2001。
- 清·陳樹芝纂修，雍正《揭陽縣志》，潮州：潮州市地方志辦公室，2003。
- 清·鄭昌時著，《韻學說隅》，中國國家圖書館藏稿本，1875。
- 清·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摺彙編》，南京：江蘇廣陵古籍出版社，1991。
- 清·徐珂，《清稗類鈔》，北京：中華書局，1984-1986。
- 清·《新造雙玉魚木廷仙八集》卷一，潮城府前街瑞文堂藏板，出版年不詳。
- 民國·張世珍著，《潮聲十五音》，上海印刷局石印本，南江濤選編，《漢語方言研究文獻輯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3。

### 二、近人論著

- 丁邦新 1986 《儋州村話：海南島方言調查報告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專刊甲種之八十四，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 王 力 1985 《漢語語音史》，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王 力 2015 《漢語史稿》，北京：中華書局。
- 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語言學教研室 2003 《漢語方音字匯》（第二版重排本），北京：語文出版社。
- 牟成剛 2016 《西南官話音韻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 何大安 1981 〈澄邁方言的文白異讀〉，《中央研究所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52.1(1981.3): 101-152。
- 李小凡 2015 〈閩粵方言古全濁聲母的文白異讀和歷史層次〉，《語言學論叢》第50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187-208。
- 李如龍 1963 〈廈門話的文白異讀〉，《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2期，頁57-100。

- 杜佳倫 2014 《閩語歷史層次分析與相關音變探討》，上海：中西書局。
- 吳芳 2008 〈潮州方言與泉州方言文讀層比較研究〉，《華僑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4(2008.12): 111-117。
- 李堅 2015 〈清代潮州正音官學考辨〉，《清遠職業技術學院學報》8.2(2015.3): 35-38。
- 周長楫、歐陽憶耘 1998 《廈門方言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 林倫倫 1994 〈潮汕方言韻母與中古韻部比較研究〉，《潮學研究》第 2 輯，汕頭：汕頭大學出版社，頁 268-303。
- 林倫倫 2015 《潮汕方言歷時研究》，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 林懷堂 2009 《正字戲研究》，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
- 徐宇航 2013 〈十九世紀的潮州方言音系〉，《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第 57 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頁 223-244。
- 徐宇航 2015 「潮州方言一百多年來語音演變與層次變遷」，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博士論文。
- 徐馥瓊 2016 〈粵東閩語古全濁聲母的清化〉，《中國方言學報》第 6 期，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33-144。
- 耿振生 1992 《明清等韻學通論》，北京：語文出版社。
- 張玉來 2017 〈《中原音韻》東鍾 / 庚青韻間的方音性又讀〉，《方言》2017.4(2017.11): 432-440。
- 陳忠敏 2013 《漢語方言語音史研究與歷史層次分析法》，北京：中華書局。
- 曾南逸 2015 〈潮州方言古濁塞音、塞擦音今讀之統計分析〉，《語言學論叢》第 52 輯，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41-52。
- 楊文信 2000 〈試論雍正、乾隆年間廣東的「正音運動」及其影響〉，《第七屆國際粵方言研討會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18-136。
- 楊秀芳 1982 「閩南語文白系統的研究」，臺北：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 楊秀芳 1993 〈論文白異讀〉，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王叔岷先生八十壽慶論文集》，臺北：大安出版社，頁 1-27。
- 楊耐思 1990 〈《中原音韻》兩韻並收字讀音考〉，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編輯委員會編，《王力先生紀念論文集》，北京：商務印書館，頁 114-129。
- 董建文 2007 「明代官話語音演變研究」，上海：復旦大學博士論文。
- 葉寶奎 2013 〈從閩語文讀音看明清文讀音〉，葉寶奎、李無未編，《黃典誠教授百年誕辰紀念文集》，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頁 394-403。
- 蔡香玉 2008 〈汲約翰的潮汕方言研究及其歷史文化價值〉，《潮學研究》第 14 輯「第七屆潮學國際研討會論文專輯」，廣州：花城出版社，頁 306-319。

- 鄭守治 2012 〈粵東戲曲官話「正字」的歷史和語音特點〉，《廣州社會主義學院學報》2(2012.7): 79-83。
- 潘家懿 1999 〈海陸豐的三種古代戲劇及其音韻研究〉，《潮學研究》第7輯，廣州：花城出版社，頁 192-208。
- 嚴立模 2006 「戲曲正音的建構：以閩南語、粵語地區三個戲曲官話為材料」，臺北：臺灣大學博士論文。
- Marion, Fielde, Adele. 1883. *A Pronouncing and Defining Dictionary of the Swatow Dialect Arranged according to Syllables and Tones*.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Gibson, John C. 1886. *A Swatow Index of the Syllabic Dictionary of Chinese*.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Steele, John. 1909.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潮正兩音字集》). Shanghai: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Steele, John. 1924. *The Swatow Syllabary with Mandarin Pronunciations* (《潮正兩音字集》). Swatow: English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 ***Zhengyin* and the New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Chaozhou Dialect**

Zhang Jian<sup>\*</sup>

### Abstract

Documents written and compiled by Western missionaries and local literati in the mid to late 19th century record the standardized literary pronunciation of Chaozhou 潮州 dialect, known as *zhengyin* 正音. This paper draws upon these materials to investigate the scope of *zhengyin*'s use and ways in which it was learned, while also utilizing the texts to ascertain *zhengyin*'s sound system and linguistic properties. This research reveals that, influenced by the spread of Mandarin through traditional opera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and by *zhengyin* movements during the Qing, contact between Chaozhou dialect and the prestige dialect resulted in a new layer of literary pronunciation distinct from Fujian's local Minnan 閩南 dialect.

**Keywords:** Chaozhou dialect, *zhengyin*, new literary pronunciation, romanized dialect records

---

\* Zhang Jian, Ph.D. student, Department of Chinese, Sun Yat-Sen University.